◆岁月回眸

露 天 电 影

刘加强

我的家乡位于湘西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那时，家中没有图书、电视可看，日子显得单调、沉闷。但偶尔也有令人高兴的时候，那就是看露天电影。

某个下午，多半是在夏天，正当一群小孩在小队的晒谷坪玩得起劲，不知哪家的小孩突然冲进人群里，激动万分地大叫："今晚大队部放电影喽！"然后手足舞蹈起来。这时大家冲上去围住那个小孩，焦急地问："真的？莫骗人。""真的，我刚从大队部回来，幕布都挂起来了！""放什么片子？""《南征北战》。"听到这个消息，小孩们一哄而散，游戏不玩了，各自欢天喜地地回家，想把这个好消息早点告诉自己的哥哥姐姐或爹妈。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从远处大队部的方向隐隐约约飘来广播的声音。那是电影放映的前奏曲。人们收工后，急急忙忙吃完晚饭，洗完澡，男女老少全家出动，有的手中还扛着凳子，陆陆续续向大队部方向赶去。这时，晚霞染红了整个西天，一路上大人们有说有笑，小孩子欢快地跳跃前行。

到了大队部，赶紧把自带的凳子或椅子找个空位放好坐下，没带凳子的人直接站着。路边的一棵大树上也爬满了人，眼睛齐刷刷盯着远处的幕布。

只见空地的中间架起一台电影放映机，机旁站着一个放映员，小心翼翼地照看着机子。有人把手高高举起，挡住了光线，这时幕布上出现一个大大的手掌影子，引来大家的一片叫骂声，那人才嘻嘻笑着放下手臂。有时小孩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了视线看不见，就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想努力找个好位置。也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嗑着，眼睛却痴痴盯着前面的电影幕布，生怕漏掉一个情节。年轻的女孩往往选择和自己的邻居或好姐妹待在一起，有时出现好看的镜头，就窃窃私语讨论。这时总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设法往姑娘这边靠，和姑娘搭话。如果哪个小伙和姑娘胆量够大，彼此心生爱慕，两人会不由自主地站在一起，说着悄悄话。

一两个小时后，电影放映结束，人们收拾凳子、椅子，呼儿叫女，喊爹叫妈，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这时一轮皓月高高地挂在天空，照得小路如同白昼。人们一边评论、回味着刚才电影里的情节，一边高高兴兴地往回赶。有些年龄太小的孩子走不动，趴在爸爸或妈妈的背上，也许是太疲劳了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当时放的电影有战争片，如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南征北战》《上甘岭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，戏剧片有《花为媒》《宝莲灯》《追鱼》《红楼梦》《风雪配》《天仙配》《牛郎织女》《女驸马》等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，露天电影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但那晚霞映照的小路以及月光静静照耀着大地的温馨画面，永远停留在一代人美好的记忆中。

（刘加强，邵阳人）

爱莲池

层林尽染 杨萍 摄

爷孙俩谈幸福

潘璋荣

一天早上，骑电动车送小孙女上学的路上，经过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型游乐场。

我感慨地对小孙女说："你们现在的孩子好幸福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！我们小时候是根本没有的！"小孙女马上反对说："一点也不幸福啊！"我吃惊地问："为什么呢？""要是不用读书就幸福了！"小孙女说。

小孙女这话让我惊呆了！小孙女刚刚才上小学一年级，刚踏入小学的门五六天的时间。我感到非常奇怪，这么短短五六天孩子怎么就厌学了呢？

然后我说："你不是从小就喜欢读书吗？你小时候读《三字经》，读古诗，都读得很高兴啊。读书不是件快乐的事情吗？"

"可是现在读得太多了！要读很多遍！"小孙女抱怨道。

"什么读得太多？什么要读很多遍？你举例子说明下。"我对小孙女说。

"我们唱歌要唱很多遍！"

"是音乐老师要你们唱很多遍的吗？"

"不是！是同学在教室里教！要唱一节课40分钟。"

"怎么会是同学教，而且要教一节课？音乐老师哪里去了？"

"是语文书上的歌！"

"语文书上是诗，不是歌吧？语文书上怎么会有歌呢？"

"是歌！不是诗！"

"什么歌啊？怎么上语文书了？"

"《我们上学去》。"

"这个歌你不是幼儿园就唱会了吗？"

"是啊！"

"难道一节课就唱这一首歌？"

"是的。"

"那你可以适当停一停，不唱的。你也可以看看书，写写字啥的。"

"可是有教唱歌的同学，还有一个负责监督的同学。"

哦，我明白了！任何事情重复太多遍都是令人反感和讨厌的。如何避免孩子产生厌学情绪，这是我们当前教育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。我觉得这可不是个小事，于是我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小孙女的语文老师，并从教育的基本要求的角度评析了这件事，老师很虚心地接受了我的意见。我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

（潘璋荣，武冈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教研员）

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◆旅人手记

坛头情思

李红霞

初识坛头，是从朋友的口中。朋友到坛头村参加过一场文学活动后，便极力推荐坛头村。于是，一个充满文艺气息、风光秀美的浙北小村庄勾起了我的向往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自忙碌中抽出身来，从邵东到长沙南，再从长沙南到武义北。出了高铁站，在等朋友来接的间隙，一行人或聊天，或互相拍照。因了这小站幽静雅致，站前广场并无匆忙不绝的行人，且对面修剪整齐的树木在这深秋时节依然青葱可爱，倒不觉得等待是一件难熬的事情。

十来分钟车程后，便到了坛头村。这里是一幅细腻柔雅、朴拙而又灵秀的水墨画，踏上青石台阶，立时生了爱慕之心。再看到鹅卵石铺就的小巷道，古朴典雅的田庐民宿，心便彻底沦陷了。走进门来，才知道毫不起眼的外表下，里面却别有天地，静静的茶桌、吧台、向下的台阶、两室一厅的整洁套房，无不蛊惑着倍感疲惫的身心。

安顿好行礼，便去那曲曲弯弯的巷道中探幽寻宝。在十几栋明清古建筑群中，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，是展示当地画家朱志强先生画作的民俗画馆。我们饶有兴趣地寻找与家乡风俗契合的画作，看着和家乡一样的打铁、补碗、相亲、守岁、耕田、晒谷等场景，仿佛回到儿时。

参观王唯（邵东籍，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）工笔画艺术馆是我此行的主要驱动力。虽然对于朋友当初极力推荐的坛头风景心存犹疑——我想，一个村庄而已，再美又能有多惊艳呢。可是，王唯工笔画艺术馆在坛头，我当然要来。门前那棵柚子树挂满累累果实，正当成熟，诱人的果香把我们引进画馆。走进门后，大大小小几百幅工笔画如婉约多情的江南女子，如王唯本人，那饱满的红唇、浅浅的酒窝、妩媚的眼角、婀娜的身段无不盛满了风情，让人沉醉。同行的诗人对《秘境》推崇不已，大胆的着色、深邃的意境让人赞叹，王唯不愧是灵气逼人的诗人兼画家。而我对一组书签画作情有独钟，画面以刀郎歌曲《花妖》为主题。比花娇媚比人多情的花妖仍在苦苦期盼，她会走进哪位多情者的书页中珍藏呢？画馆二楼是王唯开馆授徒的所在，对艺术的热爱使她想让更多的人学画、爱画、创作画，她是一位有着工笔画般精致典雅的婉约女子。

走进中国当代诗人档案资料陈列馆，浓浓的诗香扑面而来。真想化身书虫，把自己喜欢的作品都吞进腹中。我想，诗人雪鹰一定是一位有着水般胸怀的诗痴。他爱诗成痴，这个安静祥和的村庄，使喜欢漂泊的诗人有了一个牵挂的娘家。这里的每一棵草木都充满诗情，每一片瓦砾都藏着诗心，每一栋房子都是诗行，他把它们的诗情画意细细珍藏。在这里，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一直倡导并践行"为良心写作"的山东诗人马启代从"人道、艺道、天道"三个方面所做的"诗道之问"公益讲座。

坛头之美，除了底蕴厚重及与时俱进的人文景观，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是其中的一颗明珠。傍晚，在湿地公园绿茵茵的草地上，姐妹们全都挪不动脚步，纷纷扑到柔软如毯的草地上拍照。如果说，村中的明清古建筑是多情的古典女子，那么，这片青青绿草地和草地边的白鹭溪便是穿上了现代衣装的俊美少年。你不由得惊叹，这是自然与人文的高度统一，现代与古典的完美融合。

穿行在生长着挺直树木的林间，脚步不由轻快起来。我对树林有着偏爱，高大的树木给人以可靠的感觉，世间嘈杂都被挡在林外，清脆悦耳的鸟鸣能激荡烦闷枯寂的心。

树林外，一块比刚才更大的青草地静卧溪边。草地上，一排帐篷，一排拥挤的大人小孩，他们正在烧烤美食，同时也把自己摆放在自然这张餐桌上，在安静的溪畔草地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烟火图画。

沿着水岸观光步道继续前行，一边是绿意盎然的小树林，一边是波光粼粼的白鹭溪。这可忙坏了我的小心思。一会儿想做飞翔的鸟儿，穿林越溪，盘旋飞舞，自由地高翔于蓝天白云之间。一会儿想做水中游鱼，顺着清澈的溪水悠游到武义江，偶尔学那调皮的水鸭嬉戏玩耍，在岸边人群的追逐目光中，忽而潜入水中，忽而跃出水面。

到达武义江和白鹭溪交汇之处，夜幕已经低垂，虽然很想沿步道一直漫游到金华，也只好止步。放眼望去，江面平静无波，白鹭溪如依依女子，扑进爱人的怀抱。融为一体的亲密爱人，全然不顾正伸长目光挽留他们的人群，也不管岸边伸出胳膊拦截他们的树枝，缓缓走进夜色深处。

灯影里的坛头村更加安静详和，才沉浸在徐小冰先生的田庐情结里，复又被老庙先生的幽默风趣打动，驿动的心如斑驳古墙下生长得十分美丽的绿植，如沐春秋茶馆香浓醇厚的古树茶。

（李红霞，邵东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）

◆六岭杂谈

只需一部手机

卢学义

记得1987年，报社领导派我到"老少边穷"地区采访，并要求我尽量每天发出一篇报道。这跑路、写稿我都不怕，但一说到发稿，我就有点心怵，因为那时只有乡镇才可能有一部摇把子电话。我每到一地，都要首先联系乡镇长。乡镇长面有难色，他们都说："这摇把子电话，信号很差，到市里的电话要转几道总机。即使通了，也得'喂'个半天。遇到刮风下雨，很有可能掉线。另外，你挂的是长途，费用极高，我们乡里太穷……"当时，报社这一要求，的确有点强人所难。

后来有了"大哥大"，给我们当记者的带来极大方便。之后，我为移动公司策划了一个征文活动，征文主题是"需要一部手机"。我写了一篇《记者只需一部手机》。我认为，当记者的只要有一部手机，写稿传文案，拍照传图片，甚至发视频，全能搞定。后来，我的这篇征文被评为一等奖，获得奖金500元。

我退休后，市委宣传部要我担任阅评员，每天看报纸，并指出报道的优缺点。开始时很不适应，我住在乡下，每天为不能及时看到报纸而发愁。后来报社搞了"云邵阳"，我每天早上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阅读当天整期的报纸，十分方便。

前几天，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失踪，家里人十分着急。他们找到我，要到报上发寻人启事。我说："不要着急，小孩身上带了什么？"她说："没带什么，但好像手腕上有一个小手机，主要是看时间的。"我告诉她们："这好办，这小手机有一个定位功能，他在什么地方都可找到。你们到公安局去报个案，请求他们给定一下位。"邻居照我说的去办了，仅半天功夫，小孩就找到了。邻居还给我送来20个鸡蛋以示谢意。我说："不要谢我，要谢，就得感谢科技的发展。"

（卢学义，曾任邵阳日报社主任记者）

第一次坐飞机

李化球

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，我第一次坐飞机，完全是被迫无奈之举。

那是1960年2月的一天，我离开了工作生活将近6年的陕北绥德，起程回家乡湖南工作。那一天，我买了绥德至西安的汽车通票。我们坐的不是宽敞、舒适的大轿车，而是用大卡车改装成的所谓客车。车的两边摆放着两条长凳，便是乘客的坐位。车况不佳，路况更是令人担忧。路面坎坷不平，车子跑起来颠簸得十分厉害。一路上尘土飞扬，夹杂着刺鼻的汽油味，加上早春的陕北寒风凛冽，此时我的身体很快出现严重不适。我晕车了，晕得很厉害，肠胃如翻江倒海，呕吐不止。好在经过两三个钟头的折腾，车子终于到达了延安。此时我迫不及待下了车，毅然决然放弃了那张汽车通票。我多么希望我能改乘火车，可当时延安至西安还没有通火车。我别无选择，只有改乘飞机这一招。于是我花了22元（相当于我当时的半个月工资），买了延安至西安的飞机票，就这样，也算是阴差阳错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。

延安机场不大，我们坐的那架飞机很小，只能坐10多个人。登机后，我难免有些紧张。飞机飞离跑道升空时，忽上忽下、忽高忽低，我的心也跟着忐忑起来。尔后飞机在飞上300多米高度后，便一直向前飞行。我倚在飞机门边，俯瞰大地，一切尽收眼底。正如当年一些小学教科书上描绘的那样，房屋如鸡棚，行人如蚂蚁，山峦河流，田园阡陌，星罗棋布。我似乎在欣赏着一幅壮美的田园山水画。

飞机大约飞了一个多小时，在不知不觉中降落在西安机场。

（李化球，邵阳人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）